



彩
云
飞

翦
翦
风

琼瑶全集

琼瑶全集

翦翦风
彩云飞

花城出版社

2004年11月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佐华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
翦翦风
彩云飞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

ISBN 7-5360-2289-1

I·1971 定价：1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琼瑶全集

翦翦风
彩云飞

花城出版社
2004年11月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佐华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
翦翦风
彩云飞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

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

ISBN 7-5360-2289-1

I·1971 定价：19.80 元

独家版权 翻印必究

彩云飞

1

风絮飘残已化萍，泥莲刚倩藕丝萦，

珍重别拈香一瓣，记前生。

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悔多情，

又到断肠回首处，泪偷零。

——纳兰性德

冬夜的台北市。孟云楼在街上茫无目的的走着，雨丝飘坠在他的头发上、面颊上、和衣服上。夜冷而湿，霓虹灯在寒空中闪烁。他走着，走着，走着……踩进了水潭，踩过了一条条湿湿的街道。车子在他的身边穿梭，行人掠过了他的肩头，汽车在他身畔狂鸣……他浑然不觉，那被雨淋湿的面庞上毫无表情，咬紧了牙，他只是个劲儿的向前走着，向前走着，向前走着……仿佛要这样子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。

车声、人声、雨声、风声……全轻飘飘的从他耳边掠过去了，街灯、行人、飞驰的车辆……在他眼中只是一些交织的光与影，没有丝毫的意义。他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在他全部意识和思维中，都只有一个人影：涵妮。都只有一种声音：琴声。一连串的音符，清脆的，叮叮咚咚的流泻了出来，一双白皙纤瘦的小手从琴键上飞掠过去，韩德尔的快乐的铁匠，德伏扎克的幽默曲，杜布西的棕发女郎，李斯特的钟，马斯内的悲歌……一连串的音符，一连串的音

符，叠印着涵妮的脸，涵妮的笑，涵妮的泪，涵妮的歌，涵妮的轻言细语……琴声，涵妮，涵妮，琴声……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，交织着，重叠着……

“哦，涵妮！”他咬着牙喊，用他整个烧灼着的心灵来喊。“哦，涵妮！”他一头撞在一个行人的身上，那人拉了他一把，咒骂着说：“怎么了？喝醉了酒？”

他是喝了酒，但是他没醉，涵妮的影像如此清晰，他醉不了。涵妮，涵妮，涵妮……他走着，跌跌冲冲的走着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，涵妮……两道强烈的灯光对他直射了过来，刺痛了他的眼睛，一声尖锐的煞车声，他愕然的站住，瞪视着他面前的一辆计程车，那司机在叽哩咕噜的说些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脑子里只有琴声和涵妮。人群围了过来，有人拉住了他。

“送他去警察局，他喝醉了酒。”

这些人是做什么的？他挣脱了那人的掌握，冲开了人群，有人在喊，他开始奔跑，茫无目的的奔跑，没有意识的奔跑。

“抓住他！那个醉鬼！”

有人在嚷着，有人在追他，他拚命的跑，一片汽车喇叭声，警笛狂鸣，人声嘈杂，他冲开了面前拦阻的人群，琴声奏得好响，是一阵快拍子的乐章，匈牙利狂想曲，那双小手忙碌的掠过了琴键，叮叮咚咚的，叮叮咚咚的……他跑着，雨淋着，他满头的水，不知是雨还是汗，跑吧，跑吧，那琴声好响好响……他撞在一堵墙上，眼前猛然涌起一团黑雾，遮住了他的视线，遮住了涵妮，他摔了摔头，摔不掉那团黑雾，他的脚软而无力，慢慢的倒了下去。人群包围了过来，有人在推他，他的面颊贴着湿而冷地面，冰冰的，凉凉的，雨淋着他，却熄灭不了他心头那盆燃烧着的烈火。他的嘴唇碰着湿濡的地，睁开眼睛，他瞪视着地面那些水光和倒影，五彩缤纷的，七颜六色的，闪闪烁烁的。他想喊一句什么，张开嘴，他却是发出一声啜泣的低唤：“涵妮！”涵妮？涵妮在哪儿？像是有人给了他当头一

棒，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惊慌的茫然四顾，这才又爆发出一声令人心魂俱碎的狂喊：“涵——妮！”

2

一九六三年，夏天。经过了验关，检查行李，核对护照各种繁复的手续，孟云楼终于走出了机场那间隔绝的检验室，跟随着推行行李的小车，他从人堆里穿了出去，抬头看看，松山机场的大厅里到处都是人，形形色色的，闹哄哄的布满在每个角落里，显出一片拥挤而嘈杂的气象。这么多人中，没有一张熟识的面孔，没有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想想看，仅仅在一小时之前，他还被亲友们包围在启德机场，他那多愁善感的、软心肠的母亲竟哭得个唏哩哗啦，好像生离死别一般，父亲却一直皱着个眉头在旁边叫：“这是怎么的？儿子不过是到台湾去念大学，寒假暑假都要回来的，又不是一去不回了，你这样哭个不停干嘛？总共只是一小时的飞行，你以为他是到月亮里去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母亲仍然哭着说：“只是，这总是云楼长成二十岁以来，第一次离开家呀！”

“孩子总是要离开家到外面去闯的，你不能让他在家里待一辈子呀！”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”母亲还是哭个不住：“只是，只是——我舍不得呀！”哎，母亲实在是个典型的母亲！那么多眼泪，使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站在母亲身边的妹妹云霓却一个劲儿的对他作鬼脸，在他耳边低低的说：

“记住帮我办手续，明年我和美萱都要去！”

美萱，她一直静静的站在一旁，带着个微微的笑。奇怪，两年的交往，他一直对美萱没有什么特别深的感情，但是，在这离别前的一刹那，他反而感到一份淡淡的离愁，或者，是由于她眼底那抹忧郁，那抹关怀，又或者，是因为离别的场合中，人的感情总是要脆

弱一些。

“记住，去了之后要多写信回家，要用功念书，住在杨伯伯家要懂得礼貌，别给人家笑话！”

父亲严肃的叮嘱着，仿佛他是个三岁的孩子，他有些不耐。母亲的泪，父亲的叮嘱……这种局面让他觉得尴尬而难挨，因此，上了飞机，他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

而今，他站在台北的阳光之下了，九月的午后，阳光灼热的曝晒着街道，闪烁得人睁不开眼睛来。他站在松山机场的门口，从口袋里摸出父亲写给他的，杨家的地址，仁爱路！仁爱路在何方？杨家是不是准备好了他的到来？他们真的像信中写的那么欢迎他吗？他有些怀疑，虽然每次杨伯伯到香港都住在他们家，但那只是小住几天而已，不像他要在杨家长住。这个时代，“友情”似乎薄弱得很，尽管杨伯伯古道热肠，那位从未谋面的杨伯母又会怎样呢？收起了地址，他挺了挺背脊，别管他了！第一步，他要先到了杨家再说。

招手叫来了一辆计程车，他正准备把箱子搬进车中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忽然风驰电掣的驶了过来，车门立即开了，他一眼看到杨子明——杨伯伯——从车中跨了出来，同时，杨子明也看到了他，对他招了一下手，杨子明带着满脸真挚的喜悦，叫着说：“云楼，幸好你还没走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杨伯伯，”云楼弯了一下腰，高兴的笑着，他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，有熟人来接他，总比要他在陌生的城市里找街道好些。“我没想到您会来接我。”

“不来接你怎么行？你第一次来台北，又不认得路。”杨子明笑着说，拍拍云楼的肩膀：“你长高了，云楼，穿上西装完全是个大人样子了。”“本来就是大人了嘛！”云楼笑着，奇怪所有的长辈，都要把晚辈当孩子看待。“上车吧！”杨子明先打开了车子后面的行李箱，云楼把箱子放了进去。一面问：“杨伯伯，您自己开车？”

“是的，”杨子明说：“你呢？会不会开？”

“我有国际驾驶执照，”云楼有点得意：“要不要我来开？”

“改天吧！等你把路认熟了之后，台北的交通最乱，开车很难开。”坐进了车子，杨子明向仁爱路的寓所驶去，云楼望着车窗外，带着浓厚的兴趣，看着街道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，板车、三轮车、脚踏车、摩托车……你简直计算不出来有多少种不同的车子，而且就这么彼此穿梭纵横的交驰着，怪不得杨子明说车子难开呢！抬头看看街两边的建筑，和香港也大大不同，尤其车子开到新生南路以后，这儿居然林立着不少独门独院的小洋房，看样子，在台北住家要比在香港舒服得多呢！杨子明一边驾驶着车子，一边暗暗的打量着坐在身边的年轻人，宽宽的额角，明朗的大眼睛，沉思起来像个哲人，而微笑起来却不脱稚气。孟振寰居然有这么个出色的儿子！他心头掠过一阵复杂的情绪，模糊的感到一层朦胧的不安，约他住在自己家里，这到底是智还是不智？

“爸爸妈妈好吗？”他忽然想起这个早就该问的问题。“你妈舍得你到台湾来？”“嗨，哭得个一塌糊涂，”云楼不加思索的答复，许多时候，母亲的爱对孩子反而是一种拘束，但是，母亲们却很少能体会到这一点。“云霓说她明年也要来。”他接着说，完全忽略了自己的答话与杨子明的回话不符，他是经常这样心不在焉的。“云霓吗？”杨子明微笑的望着前面的街道。“明年来了，让她也住在我们家，我们屋子大人少，不知多久没有听到过年轻人的笑闹之声了，你们都来，让我们家也热闹热闹。”

“可是，您不是也有位小姐吗？”云楼看了他一眼，不经心的问。“你是指涵妮？”杨子明的语气有些特别，眉头迅速的皱拢在一起，什么东西把他脸上的阳光全带走了？云楼有些讶异，自己说错了什么吗？“她是……”杨子明把下面的话咽住了，要现在告诉他吗？何必惊吓了刚来的客人？他轻咬了一下嘴唇，底下的话化为一声无声的叹息。车子转了个弯，驶进一条宽阔的巷子，停在一扇红漆

的大门前面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杨子明按了按汽车喇叭。“你先进去，我把车子开进车房里去。”孟云楼下了车，打量着那长长的围墙，和围墙上伸出的榕树枝桠，看样子杨子明的生活必定十分富裕。大门开了，开门的是个十八、九岁，面目清秀的下女，杨子明在车内伸头喊：“秀兰，把孟少爷带到客厅里坐，然后给我把车房门打开。”“好的，先生。”秀兰答应着，孟云楼奇怪着台湾的称呼，佣人称男主人是“先生”而不是“老爷”。跟着秀兰，他来到一个占地颇广的花园里，园内有一条碎石子路通向房子，路的两边整齐的种着两排玫瑰，靠围墙边有着榕树和夹竹桃。在那幢二层楼房的左侧，还有一个小小的荷花池，荷花池上架着个红栏杆的小木桥，池边种植着几棵柳树和木槿花。整个说起来，这花园的布置融合了中式、西式，和日式三种风格，倒也别有情调。沿着碎石子路，他走进了一间有落地大玻璃窗的客厅，垂着绿色的窗帘，迎面就是一层迷蒙的绿。从大太阳下猛然走进这间绿荫荫的客厅，带给他一阵说不出的舒适与清凉。绿，这间客厅一切的色调都是绿的，绿色的壁布，绿色的窗帘，绿色的沙发套，和绿色的靠垫、桌布。他带着几分惊讶，在沙发上坐了下来，他很少看到有人用单色调来布置房间，但是那份情调却是那样雅雅的，幽幽的，静静的。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，仿佛并不是置身在一间房间里，而是在绿树浓荫之中，或是什么绿色的海浪里，有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。那个名叫秀兰的下女已经退出了，室内很静，静得听不到丝毫声响。云楼正好用这段时间来打量这间房间。客厅里有个宽宽的楼梯直通楼上，栏杆是绿色为主，嵌着金色的雕花，楼梯下有一盆叫不出名字的植物，在客厅的一个角落里，有座小巧玲珑的钢琴，上面罩着一块浅绿色的罩巾。上面还有个绿色灯罩的小台灯。台灯旁边有个细磁花瓶，里面并没有插花，却插着几根长长的孔雀毛，孔雀羽毛也是绿色与金色的。这一切布置何其太雅！云楼模糊的想着，雅得不杂一丝人间的烟火

味，和香港家中的情调完全是两个世界。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仅仅在一个多小时以前，他还在香港那紊乱嘈杂的家中，听那些亲友们杂乱烦嚣的叮嘱。

一声门响，杨子明走了进来，他身后紧跟着秀兰，手里拎着云楼那两口皮箱。云楼感到一阵赧然，他把皮箱已经忘到九霄云外了。“秀兰，”杨子明吩咐着。“把孟少爷的箱子送到楼上给孟少爷准备的房间里去，同时请太太下来。”

“我来提箱子吧！”云楼慌忙站起来说，尽管秀兰是佣人，提箱子仍然应该是男孩子的工作。

“让她提吧，她提得动。”杨子明说，看看云楼。“你坐你的，到我家来不是作客，别拘束才好。”

云楼又坐下身子，杨子明点燃了一支烟，抬头看看楼上，楼上静悄悄的，怎么回事？雅筠为什么不下来？是不知道他回来了？还是——他皱皱眉，扬着声音喊：

“雅筠！”楼梯上一阵细碎的脚步声，云楼本能的抬起头来，一个中年妇人正步下楼来，穿着件黑色的旗袍，头发松松的在脑后挽了一个髻，淡施脂粉，身段高而苗条。云楼不禁在心中暗暗的喝了一声彩，他知道这一定就是杨子明的太太，却不知道杨伯母如此高贵雅致，怪不得室内布置得这么清幽呢！

“雅筠，”杨子明说着：“你瞧，这就是孟振寰的儿子孟云楼！”云楼又站起了身子，雅筠并没有招呼他，却很快的对杨子明抛了一个眼色，低低的说了句：

“轻声一点，才睡了。”

“又不好？”杨子明的眉目间掠过一抹忧愁。

“嗯，”雅筠轻哼了一声，掉转头来望着云楼，她脸上迅速的浮上个奇异的表情，一对清亮而黝黑的眼睛率直的打量着面前这个年轻人，眼底浮动着某种难解的、生动而易感的神色。云楼困惑而迷惘了，怎样的眼神！被人这样率直的逼视是难堪的。他弯了弯

腰，试探的问：

“是杨伯母？”他并不敢确定，到现在为止，并没有人给他介绍过眼前这个女人。“他长得像振寰年轻时候，不是吗？”雅筠没有答复他，却先转头对子明说。“唔。”子明含糊的应了一声。

“噢，”雅筠重新望着云楼，唇边浮起一个温柔的笑，她那清朗的眼睛里有着冬日阳光般的温暖。“欢迎你到我们家里来，云楼。你得原谅我直呼你的名字，你母亲怀你的时候本来答应把你给我作干儿子呢！”她笑了，又看着子明说：“他比他父亲漂亮，没那股学究样子。”

“你别老盯着他看，”杨子明笑着说：“你把他弄得不好意思了。坐吧，云楼，女人总是那么婆婆妈妈的让人吃不消。”

“是吗？”雅筠掉过头来，扬起眉毛对杨子明说。

“哦，算了，我投降。”杨子明慌忙说。

雅筠笑了，杨子明也笑了，云楼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了起来。他心里有股模糊的欣羨，在自己家里，父母间从不会这样开玩笑的，父亲终日道貌岸然的板着脸，母亲只是个好脾气、没个性的典型中国女性，丈夫就是天，是世界，是宇宙，是一切的权威。父母之间永远没有笑谑，家中也就缺乏一份温情，更别说这种谈谈笑笑的气氛了。他望着雅筠，已经开始喜欢她了，这是个懂得生活情趣的女人，正像她懂得室内布置一样。“好了，我不惹人讨厌，子明，你待会儿带云楼去他房间里看看缺什么不缺，我去厨房看看菜，今天给云楼接风，咱们要吃好一点。”“伯母，您别为我忙。”云楼急急的说。

“才不为你呢！”雅筠笑容可掬。“我自己馋了，想弄点好的吃，拉了你来作藉口。”

“你别先夸口，”子明说：“什么好的吃，人家孟太太的菜是有名的，等下端出来的菜不够漂亮，惹云楼笑话。”

“入乡随俗啊，”雅筠仍然微笑着。“到了我们家，我们家算好

菜就是好菜，可不能跟你妈做的菜比。”“我妈的菜我已经吃腻了，您的菜一定好。”

“听到没有？”雅筠胜利的看了子明一眼。

“云楼，”子明笑着。“瞧不出你的嘴倒满甜的，你爸爸和你妈都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是谁的遗传？”

云楼微笑着没有答话，雅筠已经嫣然一笑的转过身子，走到后面去了。子明也站起身来，拍拍云楼的肩膀说：

“来吧，看看你的房间。”

跟着杨子明，云楼上了楼，这才发现楼上也有一个小小的休息室，放着一套藤编的，十分细致的桌椅。以这间休息室为中心，三面都有门，通到三间卧室，另一面通走廊。子明推开了楼梯对面的一扇门，说：

“这儿，希望你满意。”

云楼确实很满意，这是间光线充足的房间，里面桌椅床帐都齐全，窗子上是全新的，米色的窗帘，一张大大的书桌上，有盏米色罩子的台灯，有案头日历，有墨水，还有一套精致的笔插。“这都是你伯母给你布置的。”子明说。

“我说不出我的感激。”云楼由衷的说，环视着四周，一双能干的、女性的手是能造成怎样的奇迹啊！

“我想，你或者需要休息一下，我也要去公司转一转，吃晚饭的时候我让秀兰来叫你。”

“好的，杨伯伯。”“那么，待会儿见，还有，浴室在走廊那边。”杨子明指指休息室延伸出去的一条走廊，那走廊的两边也各有两扇门，看样子这幢房子的房间实在不少。“好的。您去忙吧！”杨子明转身走了，云楼关上了房门，再一次打量他的房间，他感谢杨子明把他单独留在这里了，和长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件不很舒服的事。他在书桌前的转椅里坐了一会儿，又在窗前小立了片刻，从他的窗子看出去，可以看到荷花池和小木桥，这正是盛夏，荷花池里亭亭

玉立的开着好几朵荷花。离开了窗子，他打开他的皮箱，把衣服挂进壁橱，再把父母让他带给杨家的礼物取了出来，以便下楼吃饭的时候带下去。礼物是父亲和母亲包扎好的，上面分别写着名字，杨子明先生，杨太太，杨涵妮小姐。杨涵妮小姐？那应该是杨子明的女儿，怎么没见到她？是了，这并不是星期天，她一定还在学校里念书。她有多大？他耸耸肩，吃饭的时候就知道了，现在，想这些干嘛？

东西整理好了，他开始感到几分倦意，本来吗，昨晚一夜都没睡，云霓她们给他开什么饯别派对，接着母亲又叮嘱到天亮。现在，他是真的倦了，仰躺在床上，他用手枕着头，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，朦胧的想着父母，云霓，美萱，还有他的这份新生活，杨伯伯，杨伯母，杨涵妮……涵妮，这个名字很美，想必人也很美，是吗？他翻了一个身，床很软，新的被单和枕头套有着新布的芬芳，他阖上眼睛，朦朦胧胧的睡着了。

3

孟云楼被一阵敲门声所惊醒了，睁开眼睛来，阳光不知道何时已经隐没了，室内堆积着暗沉沉的暮色，他坐起身子，用手揉揉眼睛，不由自主的又打了个哈欠，好一个小睡！睡得可真香。门外，秀兰正在轻声唤着：

“孟少爷！吃晚饭了！孟少爷！”

“来了！”他叫，一翻身下了床，随便的用手拢了拢睡得乱蓬蓬的头发，衣服也绉了，算了，这时候难道还换了衣服去吃饭吗？打开房门，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出去，三级并作两级的跑下楼梯。楼下餐厅里，杨子明夫妇正在等待着。他看了杨子明夫妇一眼，不好意思的微笑着起来。

翠兰：“对不起，”他仓猝的说，“让你们等我，我睡了一大觉。”

“睡得好吗？”雅筠深深的注视了他一下，温和的问。云楼那略带孩子气的笑，那对睡足了而显得神采奕奕的眼睛，那年轻而富有生命力的举动，以及那不修边幅的马虎劲儿……都引起她一种特殊的感情，一种属于母性的柔情和激赏。这孩子多强壮呵！她欣羡的想，咽下了一声不明所以的叹息。

“好极了，”云楼吸了吸鼻子，室内弥漫着菜香，这引起他的好胃口，他发现自己饿了。抬起头来，他扫了饭桌一眼，这才看见一个陌生的少女，正坐在一张椅子中，带着个置身事外似的微笑，满不在乎的看着他。涵妮！他想，这就是杨子明夫妇的女儿，一想起这个名字，他就又猛的想起忘了把父母送给杨家的礼物带下楼来了。没有经过思索，他立刻掉转身子，想跑回楼上去拿礼物。雅筠惊异的喊：

“云楼！你干嘛？”“去拿礼物，我忘了把礼物带下楼了，是爸爸送你们的！”

“哦，算了，这也要急冲冲的？”雅筠失笑的说，“先坐下来吃饭吧，菜都要凉了。”她忽然注意到桌前的少女了，又笑着说：“瞧，我都忘了给你们介绍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”云楼很快的说，望着那少女，她有张很匀净的圆脸，有对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和一张厚嘟嘟的，挺丰满的嘴唇，年纪不会超过二十岁。她并不怎么特别美，但是，她身上发射着某种属于女性的、青春的热力，而且还给人种洒脱的，无拘无束的感觉，看来是清新可喜的。“我知道，”他重复的说，盯着眼前的少女。“你是杨小姐，杨——涵妮。”

“噗哧”一声，那位少女毫不掩饰的笑了起来，眼睛里闪过一丝调皮的笑意，含糊的说：

“唔，我是涵妮，你呢？”

“得了，”雅筠瞪了那少女一眼。“又调皮了！”转头对着云楼，她解围的说：“这不是涵妮，这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涵妮的表姐，周翠

薇小姐。”我是多么莽撞啊！云楼想，脸孔陡的发热了，尤其周翠薇那对充满了顽皮和好奇的眼睛正笑谑的盯着他，更让他感到一层薄薄的难堪和尴尬。对周翠薇微微的弯了一下腰，他口吃的说：“哦，对不起。”“这有什么，”杨子明插进来说，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。“坐下来，快吃饭吧！今天是你伯母亲自下厨的呢，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。”云楼坐了下来，环席看看，除了杨氏夫妇和周翠薇之外，他没有看到别人了，端起饭碗，他迟疑的说：

“杨——小姐呢？”“涵妮？”雅筠愣了愣，眉头很快的锁拢在一起，眼睛立刻黯淡了。“她——有些不舒服，在楼上吃饭，不下来了。”

“哦。”云楼泛泛的应了一声，涵妮下不下楼吃饭与他毫无关系，他一点都不在意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子。端着饭碗，他的好胃口被那桌十分丰盛的菜所引起了，忘记了客套，他那不拘小节的本性立即回复了，大口大口的吃着菜和饭，他由衷的赞美着，“唔，好极了。”

他的好胃口使雅筠高兴。他吃得那么踊跃，不枉费她在厨房里忙了半天了。她用一种几乎是欣赏的眼光，看着云楼那副“吃相”。周翠薇好奇的扫了雅筠一眼，这男孩子为什么使雅筠如此关怀？雅筠对云楼的关怀同样没有逃过杨子明的注意，他悄悄的对雅筠注视了一会儿，又掉过眼光来看着云楼，后者那张年轻的脸庞上充满了生气与光彩，这实在是个漂亮的孩子！他咽下一口饭，对云楼说：“九月底才开学，你还有十几天的空闲，怎样？要不要利用这段时间去旅行一下？到日月潭、阿里山，或者横贯公路去玩玩？到一趟台湾，这些地方你是非去不可的，只是，可惜我没时间陪你。”“您别管我吧，杨伯伯，我要在台湾读四年大学呢，有的是时间去玩。”云楼说。“要不然，让翠薇带你到台北附近跑跑，”雅筠说：“碧潭啦，阳明山啦，野柳啦……对了，还可以到金山海滨浴场去游泳。你会游泳吗？”“会的。”云楼笑笑。“而且游得很好。”